

夏日鸣蝉

□杨铁金

我是喜欢蝉的 ,但不是加了各种辛辣味道炒着吃的那种。我喜欢它们的聒噪 ,从夏到秋毫不消停。

小时候 ,我们住在农村的土坯屋。纸糊的木格子窗没有隔着绿芭蕉的诗意。我们不喜欢它的低矮、阴暗与潮湿 ,而喜欢或坐或站在柳荫底下 ,赤裸着上身 ,穿一条短裤 ,听蝉在枝干上鸣唱。

蝉大约有兩種 ,一种善于长吟 ,鸣声嘶嘶 ,绵延许久 ,然后歇歇 ,续唱。一种喜欢感叹 ,一长一短 ,缓促转换。在音乐家的耳朵里 ,它们的调色与调性自然是不一样的 ,而我只是听出了寂寞。

当然 ,要是没有鸣蝉 ,夏天就更加寂寞。

那时候的夏日 ,小孩子不必参加各种补习班。学校布置的假期作业也不多 ,放假的头两天 ,我就将所有的作业都做完了。田地没有承包到户 ,也没

到去生产队挣工分的年纪。除了有弟妹要带 ,大家基本可以玩上整个夏天。

溪边自然是小孩子最爱去的地方。夏天降雨量少 ,农田用水却多。溪里露出许多沙子来。水坝的栏板已经封上 ,坝下的小潭里贮着清澈的水。我们纵身一跃 ,就像鸟儿一样划破了蓝天的宁静。鱼儿开始惊慌失措 ,继而又挨着人的身体。据说 ,鱼儿喜欢吮吸人皮肤表面的盐分。除了嬉水外 ,整个白天 ,我都静坐在柳荫底下 ,听着鸣蝉声声。

也有人会拿根长竹竿 ,在末端粘了蜘蛛网或者一团黏稠的面 ,到树枝上粘蝉。蝉是很笨的 ,又天生急躁。一受到惊动 ,它就直着腾飞起来 ,一下子就被捉住。在蝉的身上拴一条纱线 ,就可以牵着它飞。蝉性子急 ,身子也比较重 ,远不如金龟子飞得平稳。一会儿之后 ,小孩子就觉得不好玩。最后的结果 ,那只可怜的蝉自然是翅

膀残、腿脚断 ,被玩死了。

蝉就这样让人热闹过 ,直到秋意浓。那时的我虽会背虞世南的《蝉》 ,还远不懂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的意境 ,只看到枫叶红时 ,作为秋虫的蝉 ,已经离化为尘埃不远。

文人画家喜欢画《消夏图》 ,那是另一种意境。比如 ,有那么一个大宅子 ,很大很大的那种 ,里面有一位或者几位年轻女子 ,能作诗、作画 ,擅女红。窗前自然有一株绿芭蕉 ,有熏香从里面透出来。隔着纱可以望见一个瘦削的身影在晃动 ,纤细的手指抚按着古琴。声音古雅而有韵味。她停下琴声 ,将一双杏儿眼投望着远处的一棵大柳树 ,在高枝上正有一只蝉卖力地鸣唱。

某年某月某日 ,我也许会坐在柳树底下 ,听到树上的鸣蝉与老宅里的琴声戛然而止。那便是我生命的另一种起点。

他曾是船长

姜焱

又到中考季 ,我不禁想起我的初中同学阿皮。

1984年 ,我所读的乡村中学 ,初中三年级两个班七八十人参加中考 ,仅有四人考上中专分数线 ,后来去读中专的就是我和阿皮。另外两人去读当地最好的高中。另有十来名同学去读当地普通高中。

那个时候的中专生可谓凤毛麟角 ,一旦录取 ,就是国家干部编制 ,毕业后包分配。近四十年前的中专 ,在学历层次上虽然比不上现在的本科 ,但 ,性价比 高 ,只要考上 ,就相当于捧上 铁饭碗 ,甚至是 金饭碗 。

据了解 ,当年每个县区前五十名之内的学霸 ,才有资格上中专。

阿皮和我平时成绩中偏上 ,临场发挥出色 ,他第三名、我第四名 ,与第五名分数距离明显拉开。去读当地最好高中的都考入了重点大学 ,现在一个快退休了 ,一个据说在国外开中餐馆。

今天说说阿皮 ,因为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由于我们身体好 ,超过分数线不高 ,所以被当地一所水产学校海洋捕捞专业录取。

海洋捕捞专业是培养现代职务船员的 ,最高级别就是船长。

我在读中专后面两年兴趣转移 ,搞起了新闻写作、文学创作 ,工作三年后改行当记者。阿皮和部分中专同学一样在渔业公司撑船 ,几年后从三副做起 ,二副、大副 ,最后做到船长。

作为一船之长 ,收入不低 ,缺憾就是与家人团聚少 ,船上生活枯燥。

在该结婚的年龄 ,阿皮结婚了 ,而且也有了一个孩子。

如果他一直做船长 ,那也是个不错的职业。

但阿皮后来辞职 ,回农村老家了。为什么 ?有一次 ,我碰到已在某国有渔业公司当经理的原水产学校班主任 ,他说 ,阿皮当船长 ,船员们老是不服他 ,经常要向公司投诉他 ,船上的矛盾纠纷也处理不妥。所以 ,公司没办法重用他。估计他自己觉得工作环境不好 ,就回家了。

回家后 ,他先是搞种植、搞养殖 ,比如种甜玉米、养绿毛龟 ,但没见什么效益。没有像样的工作 ,赚不来钱 ,老婆也跟他离婚了。

听说后来找了一个外来妹 ,没过多久 ,外来妹也跟他 拜拜 ,转嫁给本村一个男的。

最后 ,他只能跑到邻乡一家个体小店管店。

此后 ,他又到本乡一家彩票店管店 ,帮别人卖彩票。

他父母现在 80 多岁 ,身体尚好 ,经常弄些农作物在菜场或码头销售。说起儿子 ,有时不禁老泪纵横。阿皮没钱时 ,有时还向父母要。

最近 ,因为咨询事情 ,与阿皮的妹妹通了电话。他妹妹说 ,现在阿皮在县城里一个小店管店。自己管自己 ,看上去也不见老 ,比实际年龄年轻多了 ,毕竟他压力不大 ,工作比较轻便。

但熟悉他的人 ,总觉得有点可惜。

阿皮的经历 ,其实就是个人性格无法适应社会现实之后 ,其心结如何解、道路如何再选择的问题。选择退却、躺平 ,毕竟不是最佳的。



和谐一家人 杨成栋 摄

割稻记

应向红

看着窗外火辣辣的太阳 ,炙烤着绿树碧草 ,地面上几乎无人行走。当下农村金灿灿的田野 ,正是开镰收割的季节。很自然 ,脑海里的窖藏烈日下农民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情景由远及近。三十多年前的一次割稻劳动也从记忆深处浮现到眼前。

那时 ,我在缙云县实验小学任教。学校里有位姓杨的教师家里种了好几亩责任田。七月中旬 ,稻谷到了收割的时候 ,学校团支部决定开展支农活动 ,就召集休假中的青年教师 ,参加割稻劳动。那天早上 ,天刚蒙蒙亮 ,我们四五位教师就在学校操场集合 ,然后意气风发骑着自行车前往目的地。因为就我一位女老师 ,所以大家都很照顾我 ,他们轮流带着我。

四十分钟后 ,我们到达目的地。杨老师一家已经在田里忙开了。他老婆 ,头上裹着一块大头巾 ,还有一对赤脚踩在泥里的儿女 ,看见我们 ,都热情招呼着。原来 ,他们已经割出一个打谷机的位置 ,露出几排整齐的稻茬。朦胧中 ,我看见好大的一丘稻田。金黄的稻子有半人多高 ,稻穗沉甸甸闪着稻芒 ,长势喜人。田岸上放着好几把镰刀 ,有几把手柄长一些 ,有几把手柄短一点 ,短柄的刀口上有细密的小锯齿。这种镰刀土话叫 沙箭 ,我顺手拿了一把。

为了抢时间 ,大家二话不说 ,跨进稻田就弯腰忙活。我从小在县城里长大 ,没怎么干过农活。看到其他人割

完一把稻子 ,就转身整齐码放到身后 ,特别是几个同事 ,他们个个身强力壮 ,好像经验丰富的老农。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 ,左手紧紧抓住稻秆 ,右手用镰刀往稻秆底部狠狠一割 ,一把稻子就割下来 ,然后就是转身、码放 ,一气呵成 ,感觉既不累又是一种享受。可好景不长 ,气温逐渐升高 ,我开始出汗 ,而且越出越多。衣服裤子全被汗水浸透 ,脖子上的毛巾拧了一把又一把。又过了一会儿 ,太阳开始灼人 ,我闷热难耐 ,视线也被汗水模糊 ,手臂沉得几乎抬不起来。刚才那美好的感觉渐渐消失 ,不知不觉落下队伍 ,身后的稻茬也变得高低不平。就在我感觉有点撑不住的时候 ,杨老师在田埂上传来沙哑的声音 :大家收工 ,到家里吃午饭啰。

在杨老师家里 ,我们吃了简便的午饭。每人分得一碗白米饭 ,佐餐只有一点咸菜和清炒的蔬菜 ,一碗不多的红烧肉放在桌中间。饭香混着泥土和汗水的气息 ,显得格外真实。我很快扒完一碗 ,起身想去再盛 ,走到饭桶边一看 ,桶底空空如也 ,大家都饿了、累了。那一刻 ,望着空桶 ,我心头涌上一丝窘迫 ,随即是更深的酸涩

不是抱怨 ,而是真切体会到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内涵。

短暂的休息并未驱散身体的疲惫 ,在团支书的催促声中 ,我们拖着铅灌似的双腿再次踏入那片蒸腾着热气的稻田。经过上午拼搏 ,我们已完成

三分之二的活 ,下午干活分两批 ,一批继续割稻 ,一批打谷。霎时 ,打谷机滚筒飞转 ,震得脚下的泥土都在微微发颤。我继续割稻子 ,午后的太阳比上午更毒辣 ,我虽戴了草帽 ,穿着长衣长裤 ,但身上的皮肤好像有烧灼的痛感。

对于下午的割稻 ,杨老师事先叮嘱过大家 ,稻秆坚韧 ,镰刀锋利 ,稍有不慎便易受伤。果然 ,在一次用力时 ,镰刀偏了方向 ,在我左手小指上划开一道口子。疼痛瞬间袭来 ,血珠渗了出来。那时 ,我心中充满 轻伤不下火线 的豪情 ,简单用布条裹了裹 ,又埋头扎进稻浪之中。那小小的伤痕 ,成了劳动加在我身上的第一个印记。

一天的劳作下来 ,腰酸背痛 ,被割破的手指在汗水浸润下隐隐作痛。然而 ,身体疲惫之下 ,精神却异常充实。俯身贴近大地 ,挥汗如雨 ,才真正触摸到 汗滴禾下土 的分量 ,才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理解了农人日复一日的艰辛和他们用汗水浇灌出的养活万千人口的粮仓。这份沉重而踏实的价值感 ,像稻种一样深深埋进了我的心田。

岁月流转 ,许多往事淡去。稻田里那灼人的阳光、镰刀割破手指的锐痛、空饭桶的微窘 ,以及筋骨劳顿后内心那份沉甸甸的领悟 ,却时常在心头浮现。那不仅是青春的汗水 ,更是一堂关于土地、生存与价值的无声大课 ,教我懂得敬畏每一份辛劳 ,珍惜每一粒稻米。那碗朴素的饭香 ,早已融入生命的年轮里。